

鬼钟

巴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64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⑥4

出版发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-225-01488-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 73 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钻石花 | 38 连锁 |
| 2 地底奇人 | 39 愿望猴神 |
| 3 卫斯理与白素 | 40 迷藏 |
| 4 妖火 | 41 天书 |
| 5 真菌之毁灭 | 42 玩具 |
| 6 蓝血人 | 43 寻梦 |
| 7 回归悲剧 | 44 后备 |
| 8 蜂云 | 45 第二种人 |
| 9 奇门 | 46 盗墓 |
| 10 透明光 | 47 搜灵 |
| 11 真空密室之迷 | 48 茫点 |
| 12 沉船 | 49 神仙 |
| 13 地心烘炉 | 50 追龙 |
| 14 地图 | 51 洞天 |
| 15 不死药 | 52 活俑 |
| 16 规律 | 53 犀照 |
| 17 支离人 | 54 命运 |
| 18 贝壳 | 55 异宝 |
| 19 仙境 | 56 天人 |
| 20 访客 | 57 迷路 |
| 21 蛊惑 | 58 血咒 |
| 22 狐变 | 59 海异 |
| 23 老猫 | 60 宝狐 |
| 24 尸变 | 61 灵椅 |
| 25 笔友 | 62 奇缘 |
| 26 大厦 | 63 精怪 |
| 27 古声 | 64 鬼钟 |
| 28 换头记 | 65 妖偶 |
| 29 原子空间 | 66 魔像 |
| 30 红月亮 | 67 亚洲之鹰 |
| 31 鬼子 | 68 异军 |
| 32 新年 | 69 心变 |
| 33 魔磁 | 70 通神 |
| 34 影子 | 71 三千年死人 |
| 35 头发 | 72 泥沼火人 |
| 36 眼睛 | 73 鱼人 |
| 37 木炭 | |

2AD30/59

一个神秘的组织

世界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组织，大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、联合国组织、华沙公约组织；小到边远偏僻乡村小学的同学会。所有组织不论大小，目的其实是一样的：集合一个单位以上的力量，使更容易达到目的。

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：世界上最神秘、最秘密的组织是什么呢？

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。因为就算有了答案，这个答案一定是不正确的：真正秘密的组织，怎会让你知道？真正秘密的组织，是身在这个组织之中的人，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组织？

曾经有一个时期，“非人协会”被认为是最神秘的一个组织。但是世上至少还有人知道“非人协会”这个名称，罗开就知道“非人协会”，甚至还曾和其中的一个会员有过接触。可是罗开就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在什么组织之中。

这似乎是讲不通的，一个人，要参加一个组织，至少应该知道这个组织是什么性质，宗旨是什么，最低限度，要知道这个组织的名称。

尤其像罗开这样的人，更不应该在他的身上发生这样的事。罗开的性格十分多样化，其中一项，就是他几乎对任何和自己有关的事，都要查根究底，弄得清清楚楚。

罗开的信条之一是：只有当你身边的一切，全都像水晶般澄清透彻的时候，你才是最安全的。

可是他坚持了多年的信条，却在这件事上，完全溃败，他很清楚知道，自己身在一个组织之中，但是他却完全不知道这个组织是什么。

要从头说罗开这样一个特出、非常的人，是怎样进了这个组织，可能相当沉闷，还是先说他为何参加这个组织每年一度的聚会的情形，比较有趣。



高空缆车顺着钢缆在向上移动，车厢之中人不多，都穿着厚厚的滑雪装，一双青年男女拿着雪橇，偎依在一起。罗开的装束，看来和普通在瑞士阿尔卑斯山麓这个滑雪胜地的游客完全一样，而且装成很是不耐寒的样子，不住在双手上呵着气。虽然事实上，他曾在纽芬兰和当地的土人共度过好几年，习惯躺在冰块做成的床上。

缆车到站，车厢中的人陆续下车，罗开走在最后，而且可以绝对肯定没有人注意他。多年来的冒险生活，他早已训练出了猎犬一样敏锐的感觉。

他的脸部，经过精心的化妆，又戴了一副可以令他眼珠变色的隐形眼镜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快要去的地方，他所看到的人，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睛，而他给人家看的，也只是眼睛。他的身边也准备好了一种可以使得声带活动略受抑制的药物，那可以改变他的声音。

这也是他生活的信条之一：当你到了一个地方，你突然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什么人时，那么最好就是也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是谁的人。

缆车站中相当热闹，初学滑雪的人，一面摇摆着身子，

努力平衡自己，一面发出嘻笑怪叫声来。罗开走向一家出租滑雪工具的商店，租了一副滑雪工具，雪杖轻轻一点，他整个人已经像掠过水面的燕子一样，顺着积雪的山坡，直滑了下去。

等他滑了几百公尺之后，他才停了一停，套上了头套，戴上了雪镜，继续向下滑去，转过了几个危险的弯角，在那些弯角处，都有巨大的告示牌，用各种文字写着警告：此处极度危险，任何人等，在任何情况下，都不能继续前进。

当然，告示牌所说的是真的情形，并不是虚言恫吓。但是再严厉的警告，也不是为罗开，或罗开这一类人而设的。如果怕危险，罗开也不会成为冒险家了。

称罗开为冒险家，可以说是相当恰当的，罗开什么事都做，只要这件事是极度的冒险性的，当然还要有一个重要的附带条件，做了这件事之后，可以给他带来巨大的金钱上的利益。罗开冒险的对象，包括自然现象：高山峻岭、原始森林、万里荒漠和千寻深海；也包括人为的现象：防守最严的军营、几乎不能攻破的保险库，等等。

对于这样的一个人，称之为冒险家，总不会差到哪里去了。

在转了一个急弯之后，是一道陡峭成为六十度角的长坡，罗开的滑雪的技术，可以轻易在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取得奖牌，但是到了最后一段，由于加速定律，他向下滑泻而下的速度，已超过了时速两百公里，他还是很难控制自己，终于身子一个倾侧，顺着陡坡，疾滚了下去。

这是十分危险的事，随着人的身子向下滚，积雪会一

层一层沾上来，变成一个大雪球，而把人裹在雪球的中心，可能从此再也不被人发现，也有可能若干年之后被人发现，成为一具有相当科学研究价值的僵尸。

所以，当罗开在向下急速地滚下去之际，他不断地使自己的身子扭动，不顺直线滚下去，而且，用力挥动着雪杖，使得积雪不会聚集在他的身边。

他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向下滚了十分钟左右，他自己很清楚地知道，即使是受过严格训练，合格的太空人，也支持不了那么久，而会在三分钟之前昏过去。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昏过去，就等于死亡。

在支持了十分钟左右，山势变得平坦，罗开立时挣扎着站了起来，他十分高兴自己尽量放松肌肉的结果，连足踝也一点没有扭伤的迹象。当他继续向前滑去，看到了前面那幢小房子之际，他不禁咕哝了一句：“很难明白，除了我以外，还有谁能到达这里！”

罗开是一个相当谦虚的人，但是再谦虚的人，有时也不免会自负一下的。这时，当罗开转过头，望向来路崇峻的山峰之际，他真有点自豪，这里，只怕山中的鹰都飞不到，而他，虽然刚才滚下来的时候狼狈一些，可是总算到达了，是不是？

他以一个十分潇洒的姿势，在那幢用原株松木搭成的小屋前，停了下来。

小屋的门锁着，玻璃窗上堆着厚厚的雪，根本看不清屋中的情形。

罗开在身边，取出了一张金色的卡来，那和普通的信

用卡一样大小，正面和反面，各有三条黑色的磁带。

他知道这种磁带是记录资料用的，只要有适当的仪器装置使之还原，就可以转变成文字，通过萤幕读出来。可是自从罗开有了这张卡之后，他用尽了方法，试用了世界各地大电脑公司的仪器，都无法知道这六条磁带上记录的是什么资料。

可能那是由一种特殊的磁化方法记录的，罗开虽然一直没有成功，但是他也不肯轻易放弃，还在继续尝试之中。

他先除下脚上的雪橇，然后把那张卡塞进了木屋门上的一道缝中，等了一会儿，听到了一阵轻微的“格格”声，那张卡自动弹了出来，门也自动缓缓打开了一些。

罗开推门走了进去，一股混和着松脂香味的暖气，扑面而来。才从雪地中进屋子，令得他在刹那间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像罗开这样的冒险家，本来是绝不容许有这种情形出现的，一秒钟视线的阻碍，可能决定一个人是死人还是活人。不过这时，罗开却并不在乎，因为他知道，小屋子里不会有别人。

组织十分严密，他要去参加聚会，到这里来，并不是已到了聚会的地点，而只是在这里，可以得到聚会正确地点的线索——如果你没有本领到达这里，早在那几个转弯处或是斜坡上摔断了脖子，当然得不到聚会地点的线索。而到了这小屋子之后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智力去解开线索所提供的聚会正确地点的话，当然也无法参加聚会。而一次无法参加聚会，组织就再也不会和你有任何联络了。

这样的—个组织，算得上是神秘之极了吧！

罗开也知道，他可以有三天时间，在这小屋子中解开线索，独自一个人，其他的员，用什么方法到达聚会地点，他是不知道的，就像人家不知道他一样。这个组织中所有的人，在见面的时候，全是蒙面的，有的甚至连眼睛都不给人看，或者像罗开一样，戴上可以令眼珠颜色变更的隐形眼镜。

像这样神秘的而严密的组织，自然一切都不能出错。罗开也可以确知这间小屋子中，除了他之外，不会有别人，所以，一刹间什么也看不见，他也绝不紧张，他只是把面罩的下端，稍为掀开了一些，露出口部来，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然而就在那一刹间，他觉得事情不对头了，屋子中除了他之外，还有人在。

他的反应是如此之快，他还是看不清眼前的情形，但是他整个人，已像一头受了惊的羚羊一样，向后弹了出去，出了那小屋子，随即又参雪地上打了一个滚，滚到了墙脚边，蹲了下来。

屋子中很静，只是间歇有松柴被火烧着的劈啪声传出来，罗开伏了不到半分钟，就直起身子来，转到门口，除下了雪镜，看清了屋中的情形。

他刚才的感觉一点也没有错，屋中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同样地穿着滑雪装，戴着面罩，只有一双眼睛露在外面，坐在壁炉旁，用一种十分闲逸的姿势坐着，相形之下，使罗开感到自己的紧张，变成十分狼狈。

罗开凝立着不动，等对方先开口，可是那人只是望着罗开，一动不动，那人的眼睛，是一种奇异的澄蓝色。罗开等了片刻，他已完全镇定了下来，也可以肯定小屋子里只有那一个人，他慢慢地走进去，把门关上，沉声道：“阁下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已在一张摇椅上，坐了下来。

小屋中的神秘美人

小屋子里有很多地方可以坐，罗开选择了这张摇椅，是因为他在极短时间之内，已经弄清楚了屋子中的环境。那个绝没有理由出现在屋子里的人，坐在火炉边上，火炉边上有长长的铁叉等工具，那个人是随手可以取得的，所以他必需和那人保持相当的距离，那张摇椅恰好面对着火炉，而且是在一个攻守咸宜的距离的地点。

罗开坐了下来之后，也看来十分悠闲，甚至于摇动着椅子，使椅子发出“吱吱”声来，他再度问：“阁下肯定没有弄错地方？”

坐在壁炉边上的那人，还是没有发声，也仍然在注视着他，只是忽然伸了一个懒腰，把双手举得相当高。

那人穿着厚厚的衣服，又连头套着面罩，本来是连男女都分不出的。这时，忽然伸了一个懒腰，罗开不由自主吸了一口气，那么柔软的姿态，那一定是一个女人！

那人在伸了一个懒腰之后，又回复了原来的姿势。罗开把刚才掀开了一一些的面罩拉了下来，又道：“如果你没有

弄错地方，那一定是我弄错了！”

他说着，站起身来，已经准备离去。

组织的神秘，罗开本来就已经不是很喜欢，那使他有在众人面前裸体的感觉，因为他对于谁在指挥这个组织，一无所知。而他若不是为了可以得到某种很大的好处，他也决不会身在这个组织之中。

（在这个神秘的组织之中，罗开可以得到什么好处，以后自然会使各位知道。”

在绝不应出错的情形下，忽然，应该只有他可以进来的地方，多了一个人，这绝不是好现象，所以罗开决定退出。就在他站起身来之际，那人开了口，用一种甜腻柔软得使人心醉的声音，道：“你没有错，这里应该是你的地方。”

罗开怔了一怔，在他三十岁的生命之中，从少年初恋开始，在他的冒险生活之中，有过不知多少次接触异性的机会。可是，他从来也未曾想到过，一个女人可以发出那么动人的声音！

屋子里相当暖，这时，罗开更有一种火暖的感觉，在他全身散开了来，他不由自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虽然对方的声音是那么动人，罗开自己也承认十分着迷，但是他还保持着镇定。

他立时回答：“既然是我的地方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罗开并不问对方是怎样进来的——那是没有意义的事，因为对方已经在这里了。虽然罗开知道，这幢屋子看来只是用松木搭成的，但实际上，只怕坚固得连烈性炸药也炸不开。而屋子的门，除了他那张独有的磁卡之外，也

不应该有其他的钥匙可以打得开。但事实上，对方已经在屋子中了，那证明对方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，至少不比他差，可能比他更高，那倒不如直截了当，问她来的目的是什么好了！

同样甜腻的声音又弥漫整个屋子：“急什么，你不是有三天的时间么？”

罗开不由自主，向前走出了两步，那么动人的声音，是具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力量，使人想接近发出这种声音的那个人的。

罗开在走上了两步之后，立时惊觉，站定，心中已禁不住苦笑了起来。他已经来到了和对方太接近距离了，那实在不是他这种冒险家所应有的行为。可是情形已经是这样了，再后退，那更小器了，所以他站着不动，心中迅速转念着：英语的发音，带有北欧的口音，眼珠又是那样的蓝色，是北欧人？

她是不是也是组织中的人？为什么她知道自己可以有三天的时间！

疑问太多，所以罗开的言行特别小心，他摊了摊手：“我没有接到任何改变安排的通知，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，所以我还是——”

那人的身子，向后仰了仰，甜美的声音，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大名鼎鼎的亚洲之鹰，服服帖帖地接受人家的安排，这不是太委曲了么？”

罗开陡然震了一下，但立即回复原状。

他在一见到小屋子里多了一个人之后，已经知道事情

可能对自己相当不利，但是他也决未想到，会不利到了这种地步！

“亚洲之鹰”是他的外号，是多年来，他独来独往的冒险生活带给他的一种荣耀，从西西里岛上意大利黑手党的总部，到国际刑警里的秘密档案，甚至苏联的国家安全局、美国的联邦调查局，都有他的若干资料，资料不可能太充分，但下面那几句是一定有的：“亚洲之鹰，据说是中国汉族和藏族的混血儿，精通各国语言，对各种艺术品有极高的鉴赏力，精于各种冒险行动，应该列为最危险的人物，但在某种情形之下，他又可以成为最可靠的朋友。给予属下的告诫是：尽可能不要去接触这个人，一旦和他发生了接触，应立即用最快的方法，向上级报告。”

这样的“亚洲之鹰”，却在自以为绝对不可能有人知道他的行踪的情形之下，被人当面叫了出来，狼狈程度，可想而知！

所以，他尽管立时恢复了镇定，可是胸脯还是不由自主地起伏着，缓缓地道：“啊，我看，我是遇上对手了！”

那人发出一串动听之极的笑声，罗开知道在这种情形下，自己如果不展开反击的话，那么以后情形发展，将会更处于下风。

他略想了一想，一面除下了面罩，一面道：“屋子里相当热！”

对方既然已经知道了他是什么人，再戴着面罩，就没有意义了，而且，他脸部是经过精心化妆的，突出一些特征，使得看到他脸的人以为已记住了他的真面目，但只要

他他改变那些特征的话，他就会变得看来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，他曾用这个方法骗倒过很多人，他本来面目是什么样的，甚至连他自己都不能肯定了。

这时，他除下面罩来，有两个用意，一是可以使对方也除下面罩，二是可以令对立以为化了妆的样子，是他的本来的面目。

那女人澄蓝的眼珠，立时向他望过来，那种眼光，足以令得任何人心跳加剧。然后，他“嗯”地一声：“是太热了！”

罗开直盯着对方，等待对方也脱下面罩来。可是她却身子向下一斜，从她坐着的椅子上滑了下来，变成斜躺在壁炉前的长毛地毯上，同时，双腿先是屈了一下，等到她的双腿再伸直时，她身上的厚毛运动裤，已经褪了下来，直到她的足踝。

罗开呆住了！

任何男人见到了这样的裸露了美腿，都会呆住的。别说亚洲之鹰，就算是宇宙之鹰，一样会呆住的！

大腿修长而坚实，小腿条匀称得比任何人体雕塑更标准，皮肤是如此腻白细滑——有着白种女人的茸毛，可是看起来细柔，也不浓密，把那双美腿更衬得令人的视线无法移开。

她的双腿再屈了一下，把整条长裤都褪了下来，踢开一旁。

罗开由衷地赞美：“你有一个女人该有的美腿！”

那女人双腿交叠着，充满挑逗地缓缓移动一下，忽然

叹了一口气。

罗开竭力使自己的声音听来不干涩：“如果你期待着我
会扑过来，那你不免失望了。”

他在讲了这一句话之后，忍不住又加了一句：“或许你
再感到热一点的话……”

他没有把话讲完，那女人发出了一下鼻音，坐了起来，
双臂伸向上，望向罗开，罗开作了一个“请自己动手”的
手势，那女人慢慢撩起厚毛衣，穿过头，将整件毛衣，脱
了下来。

罗开感到了一阵目眩，盯着那女人美好到没有一点瑕
疵的胴体。半晌，他才道：“还有——”那女人摇了摇头：
“对不起，我没有你那样精巧的化妆，而我又想知道我
的面貌！”

罗开的呼吸开始急促：“那是没有意义的，世上不会有
比你更诱人的身体，我一样可以认出你来！”

那女人的声音更低沉：“人和人相处，裸体相对的机会，
总不会太多的！”

罗开叹了一口气，他已经准备投降了，他是没有法子不
投降的，这样美丽的身体，即使戴着面罩，也一样可以带
来无穷的欢乐！

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问：“好，你要什么？”

罗开在记忆之中，从来也没有这样问过人，他也有了
准备，在问了这样的问题之后，就算对方要的是他瑞士银
行之中八位数字的存款，或者是要他新近才弄到手的那一
套十二颗，每颗都在五克拉以上，有着不同天然颜色的完

美钻石，或者是他用尽了方法才知道，还没有机会使用的南非钻石公司的大保险库的密码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。

可是那女人却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来，只是用她那听来叫人心荡来荡去的声音道：“现在，只有白痴才会讨论这个问题！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转了一个身，使她自己变得伏在地毯上，而把小腿反翘了起来，轻轻地晃着。

罗开立时同意了她的说法——不是用言语来同意，而是用行动来同意。

积雪盈尽的深山小木屋之中，炉火融融，松柴在烈火下发出劈劈啪啪的爆裂声，伴随着人类原始的呼叫声，小屋之外有什么事发生，欢乐之后又会有什么事发生，谁还会理会呢？

等到罗开终于仰天躺下来之际，他意想不到的事，又发生了。

被吸收进神秘组织的经过

那女人柔软滑腻的身体，紧靠着罗开，可是她在幽幽地叹了一口气之后，突然迅速地跳了起来。而且在极度的欢乐之后，人还如同在云端飘浮一样的罗开还未曾明白发生什么事之际，她已经套上了上衣。

罗开一伸手，想把她拉过来，可是他的手只在她滑腻之极的股上，碰了一下，她已经一扭身，避开了一步，同

时迅速地穿上了厚裤，拿起滑雪工具，来到了门边。

罗开忙叫道：“宝贝！”

罗开一生之中，真是没有比接下来的那一刻更狼狈的了，他一面叫，一面坐了起来，可是那女人已经拉开了门，一阵刺骨的寒风，卷了进来，罗开的身体再强壮，也不禁陡地打了一个寒颤。

而等到他把长毛地毯拉起来，草草裹着身子，冲到门口时，闪亮的积雪使得他在刹那间什么都看不到，寒风吹在他裸露的肌肤上，就像是利铊在来回刮着一样。罗开知道，对方如果是一个滑雪高手的话——一定是，不然，到不了这小屋子——那么这一耽搁，他已经无法追得上她了！

罗开退后了一步，关上了门，慢慢回到了壁炉旁边。虽然他精明到了获得了“亚洲之鹰”这样的外号，可是这时，他却一片茫然，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！

几百条问题盘踞在他的心中，最主要的一个，自然是：这个女人是什么人？接下来的问题是：这女人为了什么？何以她一下子就走了？她怎么知道自己的身份？究竟是一个什么阴谋？

罗开一直想下去，想到了如今已经参加了这个组织，那究竟是什么组织？谁是首领？那个女人，一定和组织有关，因为理论上来说，世界上应该只有两个人知道他身在组织这件事，一个是他，一个就是把他收进组织的首领。罗开躺了下来，拉过了一条长枕，枕在脑后，又点燃了烟，深深吸着，然后，找到了一瓶好酒，对着瓶口，大口喝了几口，回想着他和“组织”发生关系的经过。